石經考
漢石經殘字考
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石經考

顧炎武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鈔及指海皆收有此書且同一版本借月本最早故據以影印

石經考

崑山　顧炎武　寧人

總序

困學紀聞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元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

漢石經

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蔡邕傳言六經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儒林傳熹平四年廼詔

諸儒正定五經刋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雜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蔡邕傳建寧中校書東觀還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

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盧植傳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歲餘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　張馴傳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

文字　宦者傳汝陽李巡等五人稱爲清忠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魏石經

晉書衛恒傳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魏書江式傳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據衛恒書勢所言則三字石經非邯鄲淳書

晉石經

晉書裴頠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通典裴頠爲祭酒奏立太學起講堂築門刻石以寫五經

石經歷代存毀之迹

晉書趙至傳詣雒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世說注嵇

紹序曰先君在太學寫石經古文

石季龍載記遣國子博士詣雒陽寫石經

魏書太宗紀泰常八年四月帝至雒陽觀石經　高祖紀太和十七年九月壬申幸太學觀石經　劉芳傳芳博聞强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時人號爲劉石經　馮熙傳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　崔

光傳領國子祭酒神龜元年夏表曰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魏志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按漢熹平四年乙卯至魏神龜元年戊戌計二百九十二年魏文帝黃初七年丙子崩至百四十三年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墟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頹墜與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

專主周覩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通鑑云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頹落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胡太后許之會元乂劉騰作亂事遂寢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洛陽漢魏石經于鄴

水經注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丈魏文帝又刋典論六碑附于其次

雒陽伽藍記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一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與水經注言三字者不同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竝

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高祖題爲勸學里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于鄴

雒陽記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南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少二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所引較之伽藍記多論語一經水經注以此爲魏正始中所立而蔡邕等名別在堂東與此不合

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元年八月詔往者文襄皇帝所

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
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從鄴城石經于雒陽
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二卷亡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一字石經典論一卷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三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二卷梁有十二卷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

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按晉魏二書皆云立三字石經此獨以爲一字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安在邪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按水經注伽藍記所列碑數東二十五西四十八共七十三枚而北齊書所紀在鄴者五十二枚則不過失其二十一枚耳未至於不盈大半也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入長安失載周大象元年徙雒陽一節史書之疎也劉焯傳言自雒陽運至京師者爲信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什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

猶在祕府　劉焯傳運雒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

磾者論疋

宋歐陽棐集古錄目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石亡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摸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眞僞也在雒陽蘇氏家

姚寬西溪叢語漢魏石經埋滅殆盡往年雒陽守因閱

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方勺泊宅編同

張舜民畫墁錄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雒陽城乃蔡邕隸書

邵氏聞見後錄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俱已壞缺

天下碑錄漢石經尚書論語公羊在張奎龍圖家

趙明誠金石錄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
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
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土壤
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爲
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
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
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
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易公
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

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曰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于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邪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細前代諸儒之論欲以

已之私意恣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爲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于卷末云

黃伯思東觀餘論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書女毋翕侮成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保后胥戚女永勸憂女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戚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女分猷各翕中各設中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爾謂朕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予曰陳其五行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今亮作庶懼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寧今人作民于作鮮毋兄曰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徵言今作徵言是罔顯哉

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昧光通殷就大命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平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平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文若曰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在維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推散雖人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素龍圖家有

十版最多張氏增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雜中所有者止此子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立字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卽蔡邕書姓名旣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又有一段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咨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雜末詳谿上缺當是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眞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

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董逌廣川書跋石經不盡蔡邕書如馬日磾蹕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于法度亦後世不及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雒中人士逮今有之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洪适隸釋

石經尚書殘碑

命孔本作身何及相闕散孔作儉下闕言曰人雖舊孔舊上有求作孔作下闕二字投求舊下闕有志女毋翕侮成人毋流孔作汝無侮老成人無弱下闕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孔作乃口下闕民之承保后胥高孔作感鮮以不淫下闕試以爾孔作汝遷安定厥國孔作邦今無女不下闕其或迪孔作稽自怨孔作怒下闕永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下闕之勞爾先予不下闕于茲高后丕乃知孔作崇降罔疾曰下闕能迪古我先后下闕民女有近孔作戚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下闕興降丕永於獻孔作崇降弗祥今予下闕絕遠女比猶孔作分猷念以相從各翕孔作設嗚呼

中下闕建乃家　殷孔作盤闕一字既下闕衆白女罔台民孔作無戲勤孔作懋建大命今我孔作予凶德綏孔作績下闕怠勤孔作懋建大命今我下闕凶德綏嘉績孔作今孔無爾惠孔作謂朕闕柾孔作震動萬民以遷肆上下闕乘孔作隱扶予其勤孔作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已上盤庚三篇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罰天既付孔作予已上高宗肜日篇厥遺任王孔作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下闕不祠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已上牧誓篇伊孔無鴻孔作洪水白孔作洎陳其五行帝下闕白建用皇極次六白艾乂孔作用三德下闕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

作闕下 食二曰慎三曰祀四曰司空闕下 極凡庶民
無有淫朋人無有闕下 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
闕下 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闕下 爲天下王三德
孔三上有六 一曰正直二闕下 家而孔無 凶于而國人用闕 頗
辟孔作僻闕下 乃心諒及卿闕 諒及庶民孔作人己上洪範篇
維天命元孔無違 朕不敢有闕下 開時維天命王曰告
爾孔無二字多闕下 茲雒孔各作 予維四方罔攸寧爾闕下
有年于茲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己上多士篇
畫孔作稽 之艱難乃勑孔作逸 乃憲孔作詻 既延孔作誕 不孔作否

則侮厥下闕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孔作度治民祗懼下闕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孔作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時厥後下闕功田功歲采懿共懷保小人孔作民惠于矜鰥下闕酒孔作淫毋劾孔作逸于遊田維闕共孔作無淫于觀于逸正之毋兄孔作無皇曰今曰下闕厥不聖聽人乃訓變孔變供上有亂孔正上有之乃亂正刑先王之至于下闕則兄曰孔作皇自敬德厥訖曰朕之訖允下闕公曰於戲嗣王臨于茲孔監其上無逸篇已

道孔作終出于不詳於戲君闕曰時我已上君奭篇

我則致天之已上多方篇

常伯常任辟孔作準下闕亂孔無謀面用下闕于厥邑其在下闕有會孔作俊心以敬事下闕王維厥孔厥上有克度孔作宅心乃下闕受茲孔作此率率其孔作基於戲下闕旦以前已受人之徽孔作徽言下闕訓德孔德上有于是用顯哉孔作在厥世下闕王之鮮孔作耿光以揚武王已上立政篇几乃闕名大保下闕通孔作達殷就孔作集大命在下闕非幾茲卽孔作既下闕繭衣孔作展已上顧命篇

右石經尚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篇

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

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為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艾勃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母女之類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

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但云高宗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緯疑誤後學與堂谿典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竄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都至河陽岸頹牛沒于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

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爲柱礎唐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一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今京華鞠爲穠麗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旣集隸釋因以所有鑱之會稽逢萊閻勑音愼勉也勑亦逸字

石經魯詩殘碑

惟毛作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下闕汾一曲言采其蘬彼其之子美下闕之誰知闕一字毛誰上有其之蓋亦勿思　園有

棘其實之（下闕一字）父予父（毛無）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毋（毛作無）已尚（毛作上）慎旃（下闕）哉猶來毋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下闕）予（毛作猗）不嫁不壻（毛作檣）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下闕）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欿欿（毛作坎）伐輪兮（下闕毋）食我桑三歲宦（毛作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下闕）宦女莫我肯勞（闕）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下闕）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闕）句　山有樞（毛作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下闕）酒食胡（毛作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下闕）既見君子云胡其憂　楊（下闕）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菆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爲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爲然也

石經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下闕卒爵坐奠爵拜執下闕人盥洗升媵觚于賓下闕上拜受爵于下闕賓拜送爵于下闕主人下闕媵爵者執觶待于下闕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磨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爾惟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略也未

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閟之燕咨訪治道率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爲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胄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滕滕爵云者滕蓋送也

石經公羊殘碑

罼者何公子罼闕一字何以不稱公下闕柏於是謂柏臼吾爲闕三矣隱臼下闕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闕二字

之石踖板本作碏立闕下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闕一字之邑也曷爲闕下仲子板本有也字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闕一字爲桓立故下闕諸侯四諸公者何諸闕一字者何天子三公稱下闕相處乎內始闕一字諸公放板本作昉於此乎前此矣前下闕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板本有也字吾下闕後爲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弟毋兄稱兄几闕五字之大夫也此下闕之邑也天子有闕四字諸侯皆從泰山下闕而葬不曰卒赴而闕一字不告公曷爲與徹者下闕大夫之未命者也十年此公子翬也何

下闕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下闕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試板本作弒也試下闕葬板本有以爲字不繫闕一字　臣子闕二字　薨何以不地不忍言已上隱公

何易之也易之則其下闕諱取周田也諱取已上威公十有四年何以闕一字　記異也何異下闕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下闕平隱祖之所遝板本作遠聞闕一字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下闕不亦樂乎堯舜闕二字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已上哀公

有　傳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闕何以書記災也　世平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下闕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十下闕

給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咸議郎臣關二字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傅楨雜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繹蓋嚴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

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石經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闕下本本立闕一字道生孝闕下曰道千乘之國敬事闕下使民以時子曰弟子闕下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闕下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闕下與意板本作抑予之與子贛板本作貢曰夫子闕五字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闕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闕五

字禮節之亦不板本有可字行下闕爲可謂好學已矣板本作也已下闕而無諂富而無驕下闕告諸往而知来下闕人之不下闕章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下闕乎板本作于學世下闕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闕一字何下闕曰生下闕葬之以禮祭下闕以別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下闕勞有下闕孝下闕廋哉人焉廋板本有哉字子曰溫故而知下闕子下闕器子贛問下闕乎異端斯害也已子曰下闕子下闕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下闕之闕子曰書云孝于板本作乎惟孝友于兄下闕也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下闕已上爲政篇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林闕十一字與下闕

與對曰不能予曰闕五山不如林放闕九字也射下闕曰

起予板本有者字商也始可下闕予曰殷禮吾下闕也

知其說闕三字天下也其闕一字示諸斯乎下闕如神在闕

於二代郁郁乎下闕太廟下闕子知禮下闕禮下闕也

下闕叭柏周人叭栗曰使民下闕往下闕門國板本作邦君

爲兩君之好有反闕一字管氏下闕知禮下闕吾未嘗不

得見也忒者闕二字出曰下闕無道也久下闕觀之哀

凡廿六章已上入脩篇

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板本有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下闕顚沛必於是　子闕二字未見好仁板本有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下闕過也各於其黨闕二字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作矣下闕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下闕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下闕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下闕已上里仁篇

有三年之愛於闕一字父母板本有平字乎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下闕君子板本有亦字有惡乎子曰有板本有惡字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板本有流字而訕上者惡下闕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子曰年卅板本有而字見惡焉其終也已凡廿六章已上陽貨篇

柱道而事人何闕一字去父母之國板本作邦闕一字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下闕子曰鳳兮鳳兮何板本無而字德之衰也板本無也字注闕二字可諫也板本無来者猶可追也板本無下闕執車板本作輿者爲誰子板本無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

仝與曰是板本有也曰二字是却津矣下闕若從避板本作辟世之士哉擾板本作耰有而字不輟子路板本有行字以告板本有夫字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下闕彀不分孰為夫子置板本作植其杖而耘板本作芸子路拱而下闕一字止子路宿殺雞下闕禮板本作義如之何其廢之也板本無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下闕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从乎板本作而已矣謂虞仲夷供板本作逸隱居下闕少陽擊磬襄入于海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下闕已上微子篇交於子張子闕一字曰子夏闕一字何對曰子夏曰可者闕四

字者距板本作拒下闕子夏曰雖闕五字觀者爲致遠恐泥是以下闕其事君子學下闕子夏曰小人之過下闕曰下闕子夏曰大德闕五字出入可也子旂板本作游闕六字子下闕君子之道爲可闕二字有闕一字有卒者其唯聖人下闕仕而下闕優子曰吾聞諸板本有夫字子人未有自致也者板本作者也必也親喪乎闕一字子曰下闕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贛曰紂之闕一字善闕一字是其板本作之下闕贛曰仲尼焉學子贛曰文武之道未墜板本作墜於地在人賢者志板本作識其下闕告子贛闕一字贛曰辟諸板本作之宮牆板本作牆賜之牆闕二字窺見室家之好

夫下闕尼尒可毀闕二字人之賢者企陵也闕三字踰也仲尼日月也下闕一言以爲尒知言尒可尒慎也夫子之尒可及也猶天之下闕已上子張篇

尒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板本作無以萬方萬方有闕一字板本有兩罪字在朕躬下闕歸心焉所重民食喪闕一字寬則得衆敏則有功闕一字則說下闕尒驕威而尒猛子闕一字曰何謂惠而尒費子曰闕一字民之下闕尊其瞻視儼闕三字而畏之斯尒亦威而尒猛乎下闕已上堯曰篇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闕一字字

賈板本作沽諸賈之共包周闕四字蓋肆乎其肆也闕一字周下闕曰言闕一字而在於蘩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下闕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仗賈之共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

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

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隸兩種蓋唐史以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典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咨劉弘張文蘇

陵傳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
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
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雁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
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張縯石經跋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爲何體
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
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縯考
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
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爲隸古

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以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

唐明皇御書孝經

金石錄唐明皇注孝經四卷天寶四載九月八分書見存西安府學

唐石經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啟導稍折文學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元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

新唐書鄭覃傳始覃以經籍刊謬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距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故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　高重傳爲祭酒與鄭覃刊定九經于石

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鐫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五日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

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開成二年八月國子監奏覆定五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元度狀

準太和七年二月五日較覆定九經字體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準其舊字樣歲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漸致訛誤今依字樣參詳改正諸經別有疑關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雖篆隸不同總據說文卽古體驚俗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取其適中纂錄爲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于五經字樣之末從之

新唐書藝文志張參五經文字三卷唐元度九經字樣一卷

中興書目字樣一卷開成丁巳歲唐元度撰序曰奉詔覆定國學石經字體刪補張參五經文字宋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一卷凡七十六部見存西安府學

蜀石經

成都記僞蜀孟昶有國其相毋昭裔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于石其書丹則張德釗楊鈞張紹文孫逢吉朋吉周德貞也石凡千數盡依太和舊本歷八年乃成公穀則有宋田元均所刻古文尚書則晁公武所補也胡元質宗愈作堂以

貯之名石經堂在府學

玉海蜀石經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按此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僞蜀相毋昭裔取唐太和本刻石於成都學宮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張奭又校注文同異爲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

晁公武石經考異序鴈都石經自鄴遷雍遂茫昧千人

間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今考之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祥字闕其畫亦必爲蜀人所書然

則蜀人之立石蓋十經其書皇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營嘗對國子監所摹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校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讎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

有邢璹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示之衛靈公篇敬其

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爲
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
臆姑兩存焉亦鐫諸樂石附于經後不誣方將必有能
考而正之者

洪邁容齋隨筆孟蜀所刻石經其書淵世民三字皆闕
畫蓋避唐高祖太宗諱也

范成大記考異并序凡二十一碑在石經堂中

宋開封府石經

玉海宋仁宗至和元年八月十六日己酉以皇姪右屯

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書石國子監帝欲旌勸宗室特從其請二年九月十五日功畢上之賜銀幣

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　至和二年三月五日判國子監王洙言國子監刊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刊畢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　嘉祐三年五月十五日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賜出身六年二月　日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

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友直不願仕賜以銀絹五月以
同篆石經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書目石經七十五卷
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
皆具眞篆二體
周密癸辛雜識汴學即昔時太學舊址九經石板堆積
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眞字

宋高宗御書石經

玉海紹興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春秋及史記列
傳宣示館職少監秦熺以下作詩以進六月內出御書

周易九月四日上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刊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皆就本省宣示館職作詩以進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于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無　繫年錄十三年十一月丁卯秦檜奏前日蒙付出御書尚書來日欲宣示從臣時上寫六經論孟皆畢因請刊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　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詔

知臨安府趙磻老於太學建閣奉安石經寘碑石于閣下墨本于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名朕當親寫參政茂良等言自昔帝王未有親書經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炤耀萬世崇儒重道至矣上曰太上字畫天縱冠絶古今五月二十四日磻老奏閣將就緒其石經易詩書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外尚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摻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十三日御書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

元史申屠致遠傳西僧楊璉眞加作浮圖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見存杭州府學

晁公武石刻古文尚書

晁公武古文尚書序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絶滅中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害終不能晦蝕今猶行於人間

者豈無謂邪況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科斗旣不復見其爲隸古定此實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爲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宮廼延士張貞倣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粤巢之類學者可不知歟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

石經考終

嘉慶戊辰夏五月
昭文張海鵬校梓

漢石經殘字考

翁方綱撰

本館據後知不足齋
叢書本影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石經殘字考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方綱

漢石經殘字

方綱所得見者一十二段

其或迪自怨
之勞爾先予不
能迪古我先后
興降不永於戲今
建乃家　殷
□愈□□
□

右尚書盤庚篇五行半二十六字又半字五

伊鴻水曰陳其五行帝
建用皇極次七曰艾用三德
潤下作鹹戾上作苦曲直
艮二曰僎三曰祀四曰司空
極凡厥庶民無有淫乂人主
朋人之有脈有爲使以其行
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
爲天下王三德一曰
家而凶二而國人

乃心

右尚書洪範篇十行七十七字又半字十一

道出于不洋於戲君□曰時我

志月惠

右尚書君奭篇二行十一字又半字三

尚書三段弟一段盤庚中至盤庚下二篇之間空一格以洪氏隸釋驗之則每行失去下半矣弟二段洪範較洪釋每行少數字耳弟三段君奭則弟二行多出洪氏三字也弟一段盤庚篇從黃秋盦藏本末行凶德綏績四字則秋盦本無之予從松

江王氏抄得孫退谷藏本有此凶字及三半字又見如皐姜氏重刻本則僅有悳字之右半耳是以今別錄之如此洪範君奭二段皆金匱錢氏藏本也

尚書三段凡十八行以今世所行板本合此存字計當日石經全碑每行字數則盤庚六行弟一行七十一字弟二行七十四字弟三行七十九字弟四行七十六字弟五行七十四字弟六行不可知也洪範十行行皆七十三字惟弟二行弟六行皆七十四字君奭一行亦七十四字此其大較也其

字數參差不同者必其未露之字復有較今板本增損者不可以臆斷也就此三篇驗之則是盤庚之文與今本異者尤多耳蓋隸釋廣川書跋皆言碑高一丈廣四尺今以漢尺度之每字高廣一寸以諸書所記碑石之數核之則所謂表裏隸書者當得其實尔

惟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

刃一曲言采其薈言其之子美

誰知之盖亦勿思　園有棘其

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

扶猶来　陟屺三章章

亏不稼亏晝胡取禾三百廛

特亏亏君子亏不素食亏　飲

食我桑三歲宦女

右詩魏風八行七十一字又半字九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

句　山有蓲隰有榆子有衣

酒食胡不日　与樂

既見君子　易

右詩唐風四行三十二字又半字二

魯詩二段凡隔章皆空格及篇末摠計章句之文亦如之與洪氏所載大約不甚相遠惟父曰嗟予子行役句曰上洪云闕一字毛無今驗此拓本曰上直接父字並無闕也且此魏唐風二段以今板本合此殘字計之皆每行七十二字惟園有棘章一行七十三字其爲某字有異未可臆知至於岵屺三章凡二行皆每行七十二字無疑若果此曰字上闕一格則毋曰兄曰亦應如是必無每行仍皆七十二字之理想洪氏所見乃裝褾之本誤將空紙作闕耳且以知今所見是本非出於洪氏摹

刻者也

婁氏字原列宦字於貫字條下注云石經魯詩殘碑宦女莫我肯勞魏國風作貫碩南原隸辨糾之云魯詩毛詩互有不同宦與貫未可即為一字字原以為借宦為貫非是此說是也宦蘁二字雖見於說文蘁云艸也宦云仕也則許自師毛氏不盡與魯詩相應矣猗之為竒則正義云猗辭也自是正解而陸氏釋文云本亦作漪者當為考異之文不當作同義耳

此二段中間以原石位置計之當相去二行

東六

卒爵坐奠爵拜執
人皿洗廾媵觚于賓
上拜受爵于楹前
首公荅拜媵爵者亡
媵爵者執觶待
公ㄙ
右儀禮大射儀七行三十五字又半字五

郊請反命
曰以君命聘于

善乎受上矛幣
賜使者幣使者
上矛至亦如之
練冠以
右儀禮聘禮六行三十一字

儀禮二段以今板本驗之凡隔段處皆空一格此以字數計之如此耳前一段在隸釋後一段在隸續洪云石摩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然以今所見殘本聘禮六行其弟一行命字弟二行曰字洪皆不著是本非洪氏越州蓬萊閣之刻本明矣又此

二段共十三行行皆七十四字惟前一段之第四行乃七十三字洪氏錄熹平石經於它經未嘗計其每行字數也惟于儀禮云在諸經中最為難辨而云以板本尋繹知此碑每行七十三字豈洪氏因它經文熟未嘗深繹板本故獨記此字數耶不然則它經每行字數視今板本揩挂者頗非一條借使一二字間相去不遠恐亦未可執一以定之矣愚第於諸經所見殘本下各記其每字行數而不敢執某經某行以斷定之尔

牟 著何

隱公曰百姓安子諸矣
之辭也　譬者何公
右春秋公羊隱四年傳三行十八字又半字二

公羊殘碑洪氏所録自隱四年傳起而無此文則
予所見此殘本數段者皆非洪氏刻本可知矣洪
所録之文即在此文上下而彼此所得不同耳若
以板本計全石之每行字數則就此三行内之可
計者弟一行八十七字弟二行八十五字較它經
每行多出十許字而字之大小却無異不知何也
其前一行尚有沕字之勢隱隱可辨

聲者何以下是衛人立晉之傳也此上空一格則其前是衛人殺州吁于濮之傳也洪氏隸釋曰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此其證也据此石本則知古本經自為經傳自為傳非若今所行板本之附傳文於經內者也此條於經之原本最為明白矣又据洪氏所錄石經於公羊傳內載有嚴顏異同之說則其列春秋正經於傳之判亦可無疑者矣

耳道之以洫十

方我我對曰亡違樊遲一

子夏問孝子曰色𠂤有

人焉庾　子曰溫故

嵫斯害也已　子曰□□女

爲則民服孔子□曰

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

兊殷禮所損益可知

右論語爲政篇八行五十三字又半字十一

枉道而事人何□去父母之國　□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

子曰鳳兮鳳兮仁而德之衰也往□□可諫也来者猶可追也

執車者爲誰子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
若從避世之士哉耰不輟子路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擧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
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
使子往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
如之何其廢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謂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
放言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陽擊磬襄入於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
右論語微子篇八行一百七十二字又半字四

不蔽蔄在帝心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一有□在朕躬
□心焉所重民食喪□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則說
不驕威而不猛子□曰何謂惠而不□民之

尊其瞻視儼　而畏之斯不威而不猛

右論語堯曰篇四行凡上下二段上段二十七字又半字四下段四十字又半字五

長也

令蕭薀之內盡毛包周無ナ

此間空一行無字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

右論語篇末識語殘字三行十八字又半字四

論語四段為政篇暨堯曰篇之上半段皆黃本餘皆錢本也並洪釋所有者洪云樓板本作耬婁氏則云說文摩田器論語耬而不輟或从耒此條足

以補洪釋也或从耒三字今説文板本遺失當是徐氏刪之此又足以補説文也殺雞殺字今驗此殘本正與婁氏相合亦可證近日所行隸釋刻本作殺之訛也拱立之拱則此本右半已泐婁氏作拱今驗此本或當是拱婁説亦可存以相證又藁字婁云石經論語辟諸宮藁其在蕭藁之内皆作藁按論語此句無其字隸釋所載石經論語惟篇末識語内有此句亦無其字此條蓋婁氏偶多出一字之誤耳又洪氏云魯詩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説

猶公羊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盡毛包周之比也又曰論語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摠其字又載盡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在篇數字數一行之後官名刻工名之前今以此所得殘石摹本合之洪氏所述而熹平石經全碑之式儼如在目矣

秀水朱竹垞跋石經殘字云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古文尚書脫孝乎字以惟孝二字屬下句讀而施于作克施說經者每以滋疑今觀石本乎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三語句法正相同也方綱按竹

垞跋唐太極元年易州石浮圖頌云包咸論語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碑同此讀攷陸氏釋文云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于學官然陸氏尚不能舉包氏章句之卷數惟云以何晏集解為主而已何氏集解則固明据包氏美大孝之辭云矣雖至邢疏云書言小異而論語孝于惟孝之讀如故也其稱注者乃後來刊本注疏對舉之詞包氏固未嘗有注之目也而其以惟孝屬下句讀者則唐人尚未嘗如此也

乾隆丁酉秋八月錢唐黃秋盦易購得漢石經殘

字尚書盤庚篇五行論語為政篇八行堯曰篇四行方綱手摹屬海鹽張芑堂燕昌勒之石昔宋氒道中鄱陽洪文惠以所得尚書魯詩儀禮公羊論語千九百餘字鏤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愚今獲見此殘字三段敬摹重勒亦名其齋曰小蓬萊閣而秋盦以其先世貞父先生讀書南屏山有小蓬萊之題自詡小蓬萊閣不謀而合洵一奇也愚因以蓬萊宿約四字題其藏冊之首并為跋與詩系於後按黃長睿東觀餘論記潗石經云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

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而黃氏所著諸句字間有一二較洪氏或多或少者至頤亭林金石文字記云熹平石經一見於鄒平張氏一見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論語為政堯曰篇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吾鄉孫退谷硯山齋所藏本載於庚子銷夏記者退谷謂是宋嘉祐時所搨而何義門云退翁所藏乃越州石氏摹本今在華亭王司農家然即以亭林所見於張氏孫氏兩家者皆同是此二經三段則焉有東漢元本至千數百年後恰在兩家同一文者乎是其

爲後人摹本可知矣今秋盦所得之三段又與此同其紙墨亦舊冊內有元人蒙古篆字印一而無北海孫氏之印既與張孫諸家所藏文同自必非漢石元本矣至如尚書盤庚篇庚字論語堯曰篇冠字尚皆微露一二筆爲政篇女字具全而洪皆云闕則又知其非洪氏蓬萊閣重刻之本也愚既摹黃氏藏本于齋中其後三年門人吳權堂孝顯於蓼亭王氏摹寫孫退谷硯山齋本來相參校盤庚篇多出半行凶德綏績四字冊後有戊戌八月退谷手記秀水朱竹垞二跋倦官林佶一跋按徐

壇長圭美堂集載此本云宋越州石氏刻帖首末不載年月姓名曾見華亭司農以三十金質之孫北海此帖內有石經一段朱錫鬯不察認為蔡中郎原本石氏名熙明見施武子會稽志其碑目則見於寶刻叢編愚按洪氏隸續云稽山石邦哲熙明聚碑頗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禮故胝成書於越据此則石氏所刻石經與洪氏蓬萊閣本其時當不相遠也但吳生摹寫王氏所藏退谷本而未見其搨蹟又後四年見如皐姜氏重摹退谷研山齋本盤庚弟六行僅存一德字蓋摹勒偶有詳略

之不同也又後三年始得見金匱錢氏所藏石經殘字凡十段以合於前摹之三段而論語堯曰篇一段正與前段上下接筍珠聯璧合於是摹為一十二段時方綱校士江西乃勒石於南昌學宮凡為方石四塊共得六百七十五字雖未及洪氏所藏之半亦足以追步張龍圖王晉玉之後塵耳

洪文惠云靈帝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耳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

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略也萬季野石經攷曰按東漢時五經立學官者易則施孟梁邱京四家書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則齊魯韓三家三禮但用儀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但用公羊有嚴顏二家他若古文尚書毛氏詩左氏春秋小戴氏禮記後世須之學官者皆不立學官此石碑所刻書用伏生今文孔穎達正義云蔡邕所刻石經尚書止經文三十四篇春秋用公羊傳宜也禮記不立學官何以得與諸經並刻及考洪氏石經殘碑有儀禮而無禮記乃知洛陽記之誤且記不言詩經而洪氏隸釋

及隋經籍志有魯詩六卷則是此記所遺也且五經外雯有論語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言諸碑表裏皆書始得其實方綱按靈帝紀所云詔諸儒正五經者乃渾舉之詞蔡邕傳所云奏求正定六經者則核實之文也是熹平石經為周易尚書魯詩儀禮公羊論語六經也若全謝山以漢刻止有五經魯詩為黃初所補杭堇浦以隋志言七經者蓋見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却合七經之數遂斷以為漢刻七經此特揣測之論耳當日如何綜計互有搶拄

蓋不必鑿求矣然洪氏隸釋惟有書詩儀禮公羊論語而無周易以今所得殘字驗之則論語與公羊詩書儀禮字勢殊不相遠且洪氏又以公羊詩書儀禮筆法在論語上與黃初孔廟碑相近是又豈可泥乎

歐趙洪婁諸家以後凡著錄金石之書攷論石經詳矣茲不具述惟近日杭堇浦論鴻都非太學一條云張懷瓘書斷黃伯思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考異皆稱鴻都一字石經非也按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

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舐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名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陽球傅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勑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又曰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按水經注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又東逕國子太學則太學在開陽門與鴻都遠矣獨怪當時待詔鴻都門下者若師宜官若梁鵠八分皆極一時

之選何以光和六年立石不令寫經乃知二人特工蟲篆小技五經所以正天下譌謬偏傍增損之間度非一二俗生可了故曰邕自書丹使工鐫刻誠慎之也全祖望鮚埼亭集偶記云北魏書江式表謂蔡邕刻石太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邕者則鴻都固非太學而又可見師宜官諸人之盡遜於邕也邕以劾鴻都學生被譴而謂石經出於鴻都真大舛也歸安丁小疋杰曰以漢太學石經稱鴻都石經者誤始於唐張懷瓘書斷而宋黃長睿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攷異等書因之今參攷

靈帝紀蔡邕傳陽球傳及雒陽伽藍記水經穀水注魏書北史江式傳漢之待制鴻都與刻石太學判然兩事亦判然兩地且蔡邕以劾鴻都學生被譴尤不容以邕正字書丹之碑歸之鴻都也昌黎石鼓歌洪景盧漢隸字原序皆誤未經覈正爾方綱按光和二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而蔡邕諸人書石經在鴻都未立學之前三年後人以熹平石經目曰鴻都者當以丁君此論正之也詳予漢碑年月表內

按朱竹垞經義考以蔡邕所書為一字石經其論

允矣近日厲樊榭為杭堇浦作石經考異序內一條甚精公羊昭二十五年齊僖公于野井既哭以人為菑何休注云菑周埒垣也今太學辟雍作側字儒林傳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尉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乃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按蕃誅於靈帝建寧元年又七年為熹平四年始立石經爾時休詁公羊未卒業則辟雍所作側字其為石經隸字無疑趙氏金石錄亦云世所傳經書與漢石經不同者數百言此蔡邕石經一字之佐證也

又按竹垞經義考引婁機漢隸字原條下有尚書存若干字云云乃字原之書所編列諸碑次目此所謂尚書一百三十九至下論語一百四十三者皆碑目之次數非碑之所存字數也此竹垞屬小史抄撮之誤附識於此

方綱謹録漢碑之字惟据拓本録之其必不得已或有据摹本者更有必不得已而据著録者則亦十無一二耳然亦必明言据某本而後録之未有使著録本之字雜厠於摹本拓本間滂不可別者也茲於石經卷内粗發其凡如此至若顧氏隸辨

近年所纂雖所列石經之文百有三字然予嘗逐一核之皆是就洪氏著錄於板本者抄寫而已不特非見漢碑且於宋槧漢隸字源亦未之見也是以不得不析言之

漢石經殘字歌 丁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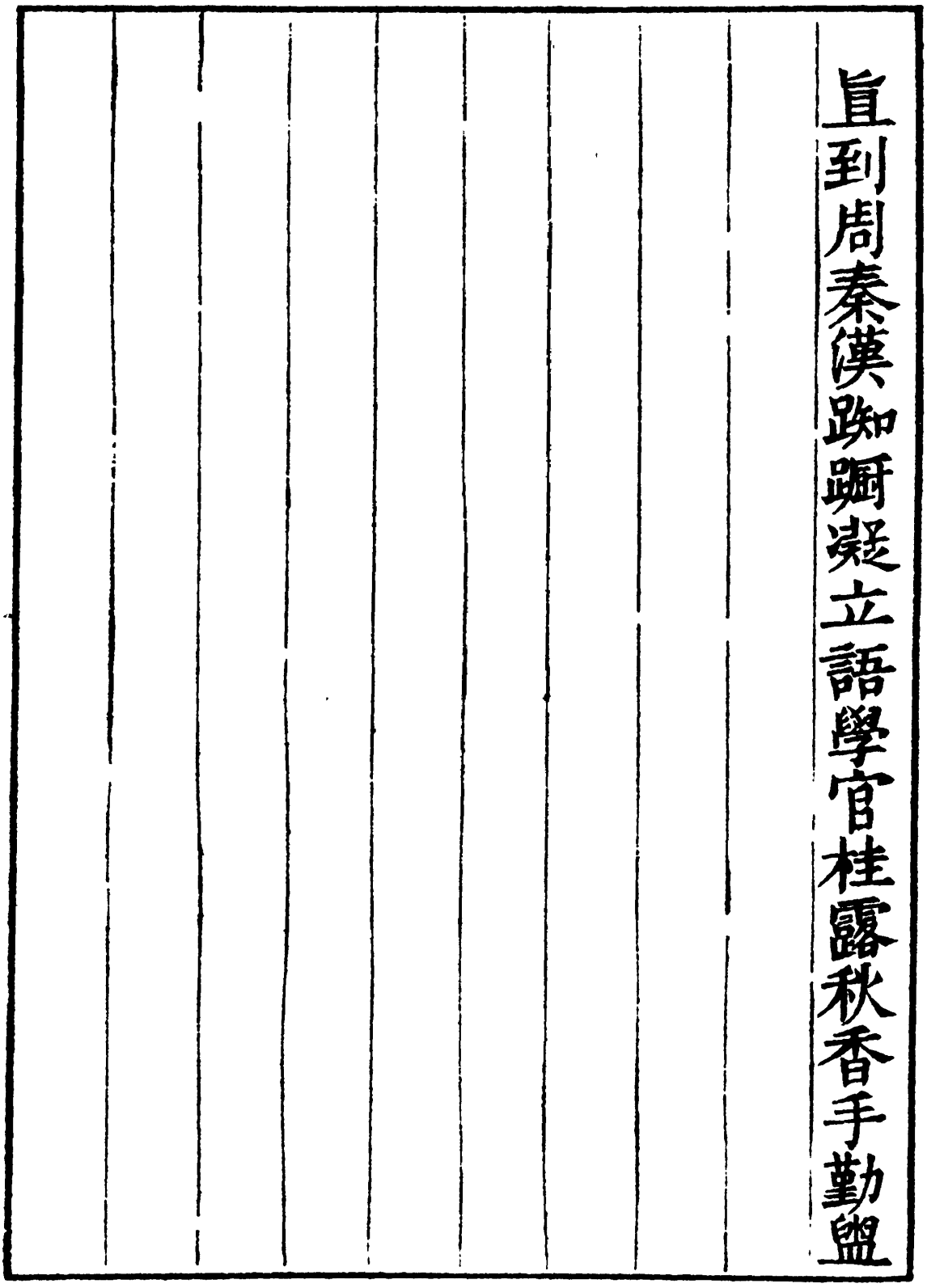
熹平初作皇羲篇石渠故事追孝宣通經釋義事優大文武之道非丹鉛雕蟲豢鳥鄧比數鴻都未立前三年議郎意不在工畫蓋以正誤代傳箋蘭臺漆書敢私易煌煌日月當中天四十六石堂十丈聚觀車兩爭駢闐楊家略著洛陽記宋初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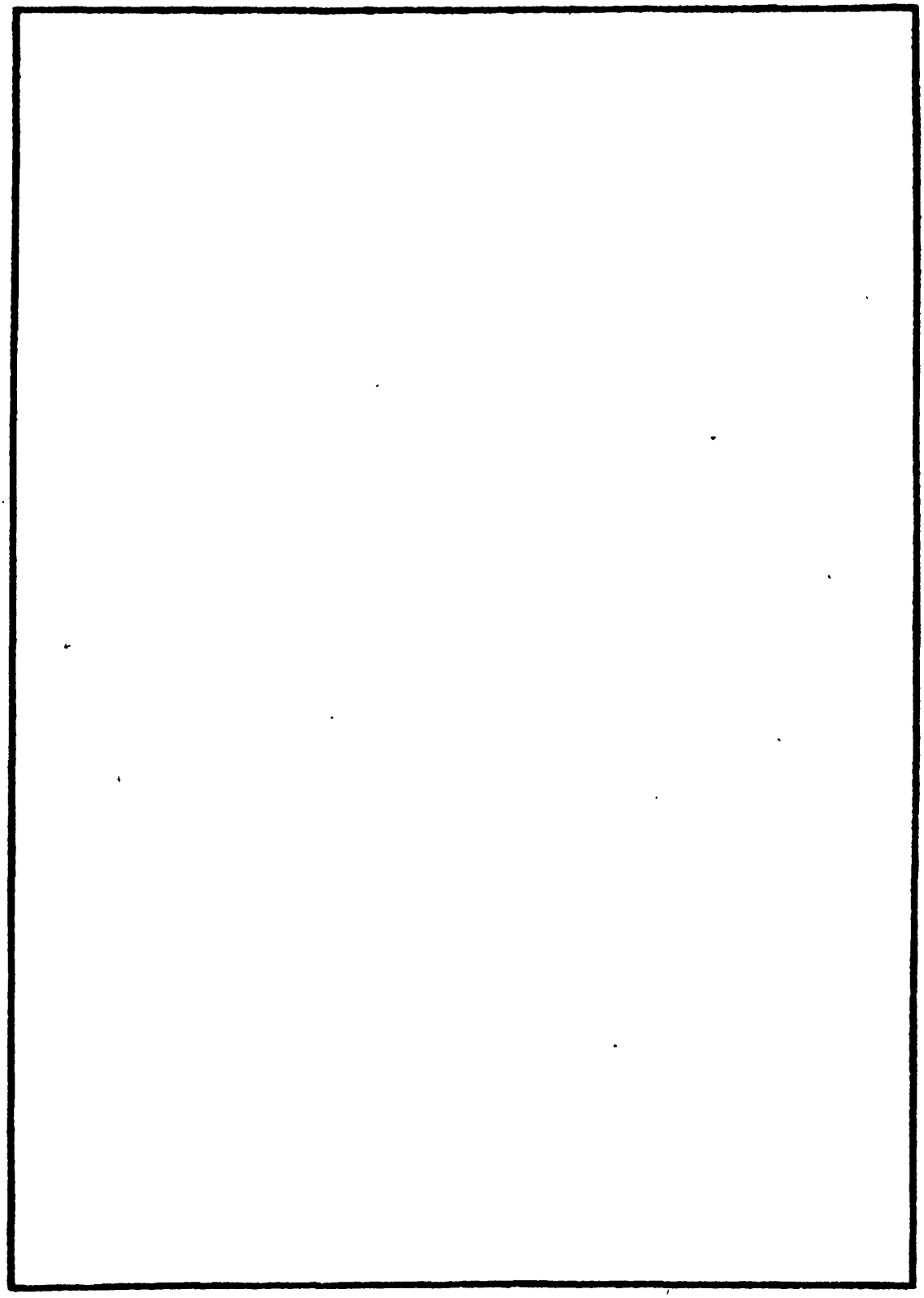
斷石傳東觀論出御史府論語跋記董廣川成都
會聲各搜篋洪相八石精摹鐫因依破缺非貌古
太璞粹氣逾于全吾鄉孫氏硯山笈南原摹本殊
不然隸原隸辨槩與篇毛斠黃斠烏非焉鄒平復
聞張氏本硯山又落吳淞船義門每用譏退谷弃
藏鑒別相後先盍毛包周證魯義歐陽夏佚訂孔
編越州閣圮海水綠柯亭桐爨朱絲紘玉邸半圭
虹貫斗龍頷百寶珠騰淵崑山顧亭林四明萬季野各
有攷我欲彙續無由緣傻當摹勒自此始消濡溜
且尺硯窮七名蓬萊扁小閣賀梁語鷰来翩翩

南昌學宮摹刻漢石經殘字歌 庚申九月一日

石經未及洪家半尚抵吳萊籀書換龍圖晉玉雖舊聞魏公資州餘幾段鴻都學開後三年皇義篇章未點竄正始那誤邯鄲淳隸分先估張懷瓘黃昰援据正宜審蔡馬姓名原可按六經七經孰淆訛一字三字精剖判邇來鄒平與北平商書魯論玠湯德如到講堂筵几度我昔豐碑丈尺箕表裏隸書果徵實章句異同兼綜貫洪釋篇行記聘禮今我諸經儼陳燦春穠嚴顏詩盍毛只少義父豕與彖書云孝于復友于鼠食黍苗三歲宦近人板

本据婁機追想饒州簡初汗鄱陽石泐五百年中
郎聽遠焦桐爨豈惟西江補典故龍光紫氣卿雲
縵方今
聖人崇實學六籍中天森炳煥羣言壹稟醇乎醇
如日方升旦復旦諸生切磋臼雅故不獨琱琢工
文翰宮牆齋廡無探星宿清廟明堂列圭瓚鳳皇一
羽麟一角琪樹芝華非近翫研經奚必古本執樸
學幸勿承師畔河海方將測原委質厚先須植根
幹越州石氏證蓬萊餘論何人續東觀摩挲小閣
一紀餘甫得南州映芹泮偏傍或裨箋傳詁參檢


亘到周秦漢踟躕凝立語學官桂露秋香手勤盥



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孫星衍訂

本館據平津館叢
書本影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魏三體石經遺字考敘

隸續所載三字石經蓋魏正始中立石宋皇祐時蘇望得搨本摹刻於洛陽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凡八百一十九爲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春秋左氏桓莊宣襄四公經文亦有傳考孔子壁中書有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皆科斗古文漢世藏於祕府亡於晉永嘉之亂魏初邯鄲淳猶得目覩而手摹之故衛恒四體書勢稱淳爲傳古文又謂正始立石失淳法則淳書實孔壁古文也其石在洛陽太學講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見於水經注淳既得見古文所書當有

他經而獨存尚書春秋者太平御覽碑部引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列碑南北行三十五枚刻之表裏書春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是時亦止見二種魏齊先後徙洛陽石經於鄴都多沒於水隋開皇時又徙於長安以亂廢爲柱礎但有傳拓之本存於祕府故隋經籍志載三字石經唯尚書九卷五卷春秋三卷比之七録所有卷數且失大半其餘易書詩儀禮春秋公羊論語孝經即一字石經而已然其時經石猶有存者唐貞觀中魏徵請置三字石經十數段於九成宮祕書監武后時移於著作院或鄴都長安之餘又有開元五年得三字春秋一

十三紙至周顯德中嗣太子傳寫之唐世書學博士教國子生以石經說文字林爲業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即用此諸本郭忠恕取以入汗簡多出隸續四十餘字至宋夏竦之爲古文四聲韻增多之字無殊絶者宋金之亂中原淪喪經石既失隋唐故府本暨北宋摹刻俱不存焉唯餘隸續所載傳寫亦稀善本三體石經之學於是幾絶於世矣今就隸續遺字考其篆法足以補正說文及經傳者不少如余作舍可證許氏余從舍省丑爲刁可證許氏丑象手形替作屘及朁可證漢書引不敢僭上帝命黃爲嵓可證漢律詩爲止句之變體盧作旅可證新附旅弓之俗

字至以鍾簴字爲苣淳水字爲朝萬爲歷嫏爲若設爲穀筍爲鄙又可知古文假借之義或合於說文所載古文重文或足補說文未備尋繹字畫實爲小學圭臬唐宋已來不究古篆傳寫音釋頗多譌舛至釋𠂤爲副釋彊爲僵如狄字作狊洛字作雒幾不知所從蘇氏又以尚書春秋左氏錯雜成文命爲左傳不加分別倘有令甲如唐世用三體石經課士其學無由復興豈不惜哉昔杜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握持不離身常恐斯經將絕韓愈見李服之所得科斗書孝經衛宏官書兩部令賀拔恕寫留其本蒙雖不敏夙究篆籀之學就隸續所載理而董之證以經典

字書爲之音釋又得嚴孝廉可均洪明經頤煊互相是正既成寄顧茂才廣圻於江寧刋刻傳遠竊附古人好古善述之志方冀河陽關中經石後世復出人間益以擴其聞見或有疏謬應俟通人更定之若夫三字一字五經六經之異說隸續已詳辨之不復贅述云嘉慶十一年正月四日山東督糧道孫星衍書於安德使署之平津館

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尚書大誥

學
此字錯入左
氏莊公經

事
越
爾

御

天降割于

事
我家不少

彊

嗣無彊大歷服

彊汗簡引石經

蓋古文

鬲借爲歷

惟
予
錯
受
命
簡
龜
惟
予
汗
入
簡
小
子
引
為
子
宣
公
予
經
朕
攸
前
人
濟
左
氏
受
汗
簡
引
大
龜
寧
又
功
為
王
汗
遺
幽
簡
我
引
大
寶
龜
此
桓
公
字
此
字
敷
命
錯
經
茲
入
不
忘

粵
玆
載
越
蠢
粵
錯
十
汗
簡
引
書
日
異
此
有
民
獻
說
文
引
今
作
異
入
字
左
氏
夫
經
公
隸
續
正
于
異
尺
民
訂
以
于
異
尺
有
今
尺
于
于
于
我
我
我
邦
邦
邦
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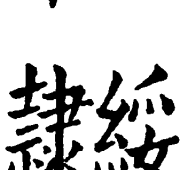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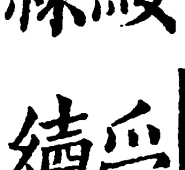
君作古文四聲韻引
古即說文引爾雅
作嗇即悤字悤从囧从來來麥也麥者金德王者所
悤无邦于入庶反汗考汗簡引尚書洪範无偏无陂
庶邦于左浦故反汗簡引古尚書庶作
庶伐邦惟周氏播棄黎老公此古文尚書
庶殷臣襄事以汗簡引古尚書
庶爾簡學
大大圀經字考引古孝經
大圀不越錯越不墜
正征汗考汗簡引古尚書

小異
義
鯀
賓
兌
允
蠢
鰥
寡
哀
載
作
古
經
石
引
簡
從
韻
聲
當
省
文
無
炫
于
卬
自
卯
于
不
敢
替
引
帝
曆
暫

翟上敢文蓋引文曆三興
義帝汗四毅音汗音字我
傳命簡聲字僭簡替錯小
作說斄韻古則又蓋入邦
予文音同文暦有誤呂周
不斄敢引曆即
敢古與石汗僭
僭文古經省簡

克

命

刑

隸綴受作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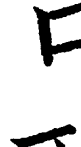
袁今訂正汗簡從弼
引作剌又有[illegible]
弼弼我丕丕基說王
文從古文弼
王若若若[illegible]爾知寧
王若勤
哉汗簡若見尚書案
說文若籀文叒字則
此當為若[illegible]我我我
疑勤字之壞
天閔毖我事事予不
成功所敢不

極卒寧

王圖事

引作孤

作即古



文說文

于予于

前曷其

寧人不

圖攸功

終尚書

呂刑五

刑三千

之屬五

惟察惟法

此字錯入左氏桓公經

輕重諸罰有權

刑罰世輕世重

有倫有要

罰懲非死說文 古文死汗簡引作 誤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汗簡引作 古文四聲韻

音義差石經同上蓋作字
其刑
其罰
此未詳字
其刑上備有并汗簡引并
兩兩
其兩刑有德刑
惟惟
惟刑說
爭亂
民之爲亂
文文
絲無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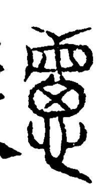
無或私家于
獄之兩辭貨
寶徳寶非獄非
寶
才杜在帷帷
汗簡有才
大不天天
令令正正正
嗣孫嗣
今今
如今非非非
此往有庶
疑隸令民
當續罰極罔正

爲 今 汗簡引古文四聲韻引作 非于民德 之中隸續作 今訂正 有慶 尚書文侯之命

入此字呂刑錯簡

文侯之命
汗簡引作
王若曰
經王若曰
父義和
尚書
此字錯入左氏襄公
大誓在下
敷聞在下
簡引作下
時
惟時
帝
尚書堯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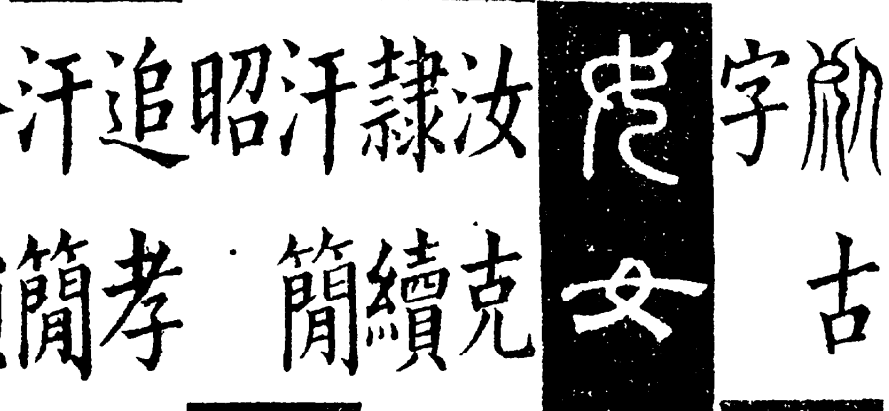
昭事厥辟汗簡
引 亦事字引
越小大
謀猷

閔予小子
隸續作
汗簡引作 說文 
古文閔其字從民從
思 嗣造天丕
省心慫隸續作
今訂正 即 省
文 誤從子說文

古文嗣汗簡引𠂤音
副副誤　副當作嗣嗣亦𠂤之
家家純純古文四聲純純侵我國引誤
我後鄦　惟祖汗伊簡引𠂤御惟父引朕
祖禋　其祖伊卿古文即文
文考明　四聲韻引作躬
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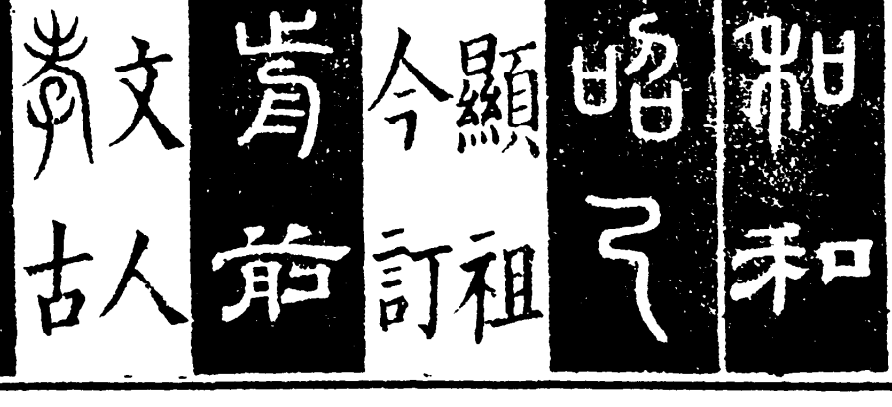
說文和字古文伊尹父義

汝克昭乃顯祖



隸續作彩今訂

昭孝肯前



汗簡引于前文人

正引作古

追孝肯前

文四聲並

石韻簡引作古

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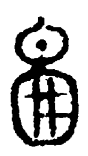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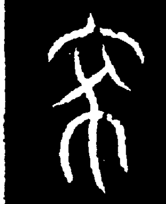
其歸視爾師
汗簡引作皇
蓋眡即字
盧弓一
盧文古文旅
旅此盧字
旅百盧百
引說俗百
古文四聲
引作百
韻引古文
引旅作旅
無荒寧
及古文寧
汗簡聲

頭俱引作[illegible]此字不從衣案汗簡又有[illegible]字音寧則爲[illegible]字之誤脫末畫

此字錯入襄公經簡卹爾都

春秋左氏桓公經

十有四年御廩災汗簡引作[illegible]作[illegible]說文

古文  是回古作
說文抶古文災從
才 即丁此字錯入
抶字裏公經十
有二月己
丁巳己州齊齊
人人宋人以齊人蔡
人衛人陳人
王王 使使  家家
十有五年天王使家
父來求車 汗簡引

音使僖公(引)汗簡于許叔入于鄭伯于突入于欒于衛侯于袁于蘇續作(引)汗簡

齊僖公(引)汗簡入于陳侯于袁于九月鄭伯會宋公伐鄭公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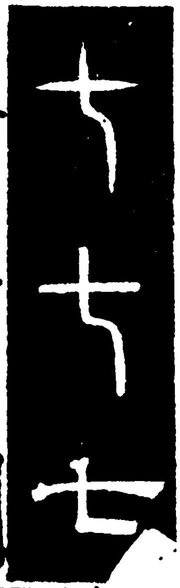
于鄸 于曹鄸作宋公蔡侯 十有六年公會侯衛公侯

宋 宋 簡汗從簡引白伐鄭 蔡侯衛侯陳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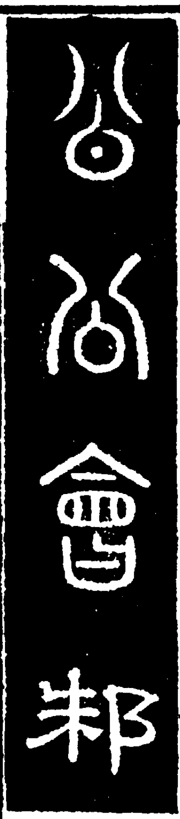
七 七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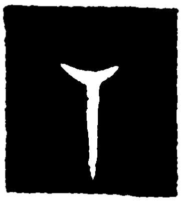
月 月 公 至 至 自 自 鄭 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自 自 鄭 鄭 丫 鼻 鼻 汗 汗 簡 簡 引 有 奔

十有一月衞

侯朔出奔齊

十有七年汗簡
引作社音年案
圣蓋筆勢之異

從千不從土

丙午公會
邾儀父盟
于

及齊師
趡戰于奚
汗簡引乁音乃亦
及字[illegible]作奚未詳


六月丁丑說文丑象手之形

葬蔡桓侯汗簡蕆見石經蕆見王庶子碑隸續作蕆通[illegible]即說文[illegible]古殺字殺黎蔡三字聲相近多通借古文四聲韻引[illegible]作又古春秋[illegible]汗簡引

說文引書桓亦作狟

十十十

十八年有人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

夏四月說文㠯古文㠯夏汗簡引石經作㠯古文四聲韻有㠯籀文㠯夏字集韻亦以是

為古文夏春秋左氏桓公傳

疆埸事也 於是乎有齊人侵魯疆埸 使來告

將汗古韻僞
以簡文以通當二君
高引爲用從字
公渠音案音則八錯謂二公
曰之彌爲古僞
疆事爲說文古
卿文四書
鄭伯爲聲
子惡矣
公曰
曰
君子

曰

春秋左氏莊公經
軒冕
宥冬
帥師汪簡引作泉
宋莊公葬
十有二年
伐於慶丘
餘月
莊泉
三年
冬
公
十
子
二
父
月
泉
春秋左氏宣公經

于櫝櫝酉酉
晉侯會狄于櫝酉
經公汗簡引酉字錯入襄
冬十月
公
孫寧儀
納公孫寧儀于陳汗簡引作
行父于異
小邾
簡引作
此作
同

鄭鄭 十有二年
貶貶 楚子圍鄭夏六月
甲甲 六月乙巳
貶貶 貶文晉師敗績文簡非古
隸續作敗誤敗古汗簡亦敗
文四聲韻敗秋七月戊寅
秋秋 七月
楚楚 子麇入蔡蔡侯盧歸于
滅滅 蔡

晉人同盟于清丘曹衛
宋人有古文尚書春秋
三年四聲又有韻書以
引汗簡古尚書石經蓋
引十引蔡邕石體石經
汗簡引蔡並三為齊疑
簡人同盟于清丘曹衛
宋人有古文尚書春秋
三年四聲又有韻書以
引汗簡古尚書石經蓋
引十引蔡邕石體石經
汗簡引蔡並三為齊疑
當師蔡從伐邕石經字
虎苗汗隸續作苗蕙

音韻 古文四聲 老 先
韻簡引石經殺其古大夫
聲又韻字引古老子春秋
十汗簡碧落文作耋敢知
四年有誤音敢
曹伯壽卒
簡引作汗

古文四聲韻引古春秋作㚔與㚔相似

㚔孫㚔歸㚔㚔㚔

文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汗簡作㚔不引古文四聲韻引汗簡引作㚔

㚔有五十有年㚔楚㚔

㚔子㚔㚔于宋宋宋

公孫歸父會楚人于宋及平
楚子人于宋及平
晉師滅赤狄潞氏
晉滅赤狄潞氏
狄古文狄
潞古文路
氏亦赤狄潞氏
甗汗簡甗字
聲韻引說文作甗
甗音甗
楚人
楚人

猶逖字潞之邊古縣秦伐殺毛簡引

子伯汗作

篆可布作晉人召伯

易證文霽

狄古通如

也爲或各

仲孫蔑會齊

高固于無婁

無當從亡 譽尺人 滅滅 狄十有六年晉人滅赤 譽姬沛大 徒來隸歸 來郤引作 歸伯 冬 縣大石作 風歌 字書大錯 入誥 戎 男十年有 錫有 我七 卒年 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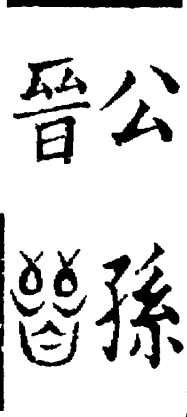
尚大日非文簡至會十八夏月

書誥有汗劉引自　有年四

六癸盟道　秋　八　昱　月卯于說公　鼎　儿　月秋七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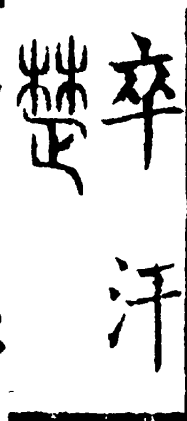
人子楚子簡戕于子引鄢鄢作旅楚卒汗

汗不笙羊亦皆簡引簥經作笙作音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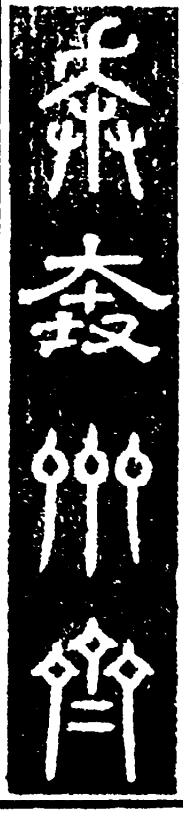


公晉晉經孫晉

字橐釋文本



歸當歸自假父從父晉音公至還日如



齊

子

夏

公

晉

月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晉

月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晉

月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晉

月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古文會
單會子汗簡說文引光崇同
古光古張即省于澤
文黃文仲女文雞
簠黃通以簡齊會世引枌借從銘作止字橫案子簡光崇例說義崇疑之文同是同己盟未止攵
己
未
孫

秋 古孝經引見豹及汗簡諸侯之文大夫叔孫敖韻古石經尚二詁文古文四聲引表大

晉 籀韻鼂嬰徐瀚許 秋字書公錯至自尚書

簡韻簡誤字誤簡籀四孫宣公
至公豹年從引今蓋夏久隸訂借石音筍經筍正續誤叔晉五晉
年

晉師古說隸籀文伐文續荀營帥
荀四許作無亦荀聲汗荀汗

于竹言夫宋公陳侯衛侯蓋鄭伯
善道隸續作莽從下大壬會侯伯鍾至會晉公
誤案善字上殺其子公晉鄭借公自公
善楚公羊大壬會侯伯鍾至會晉公

衛侯
鄭伯
辛未
父父辛
季孫
六年
夏
來奔
行父
華弱
卒
冬
叔孫
豹如
邾
冬筍叔姬
汪簡叔字
亦作筍
七年春
子叔來

八年
蔡公
邢公
宋人
邢
子貞貞
伐鄭
獲
蔡
季
人
邾
汗
宿
會
于
公
孫
伯
齊
侯
鄭
人
簡
公
子
師
續
隸
誤
作
年
引
晉
楚
帥
是
夏
季

九年夏季孫宿如晉葬我小君穆姜公會晉公侯宋公子邾子滕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騰汗簡引石經

十年公會晉世
侯公衛侯齊子
鬼宋疑崇光鄭
壞字 冬盜殺
公子騅

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經二十九
考二千五百二十
又六十字

丙寅八月
刊於江寧

刻字人劉文楷

宋蘇望氏得魏三體石經數紙共石數劄字多亡缺取共完者摹刻之題曰石經左傳遺字載隸續第四卷者雜糅顛倒了不可知今經洞如先生理而董之分別當書大諸等篇於是讀者始憭然也因思隸續第卅四行

當下接卅

六行者冬十在宣十一年經卅四
行附廿五行君君子曰善
善是桓六年傳君子曰善自為謀
廿九行曩當在十行大可之閒是
大誥考翼不可征擬議若此多以
決史必然書於冢後用倫異說云
尔丁卯正月元和顧廣圻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石經考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